

历史的观念译丛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 新史学： 自白与对话

〔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 编  
彭刚 译

*The New History  
Confessions and Conversation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的观念译丛

# 新史学： 自白与对话

◎◎◎

〔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 编  
彭刚 译

The New History  
*Confessions and Conversation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5—66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英)帕拉蕾丝一伯克编;彭刚译.一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

(历史的观念译丛)

ISBN 7-301-10860-5

I . 新… II . ①帕… ②彭… III . 史学-研究 IV . K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2963 号

*The New History: confessions and Conversations*

by Pallares-Burke, Maria Lúcia G.

Copyright © Polity Press 2002

书 名: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

著作责任者: [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一伯克 编 彭刚 译

责任编辑: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860-5/K·045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1.25 印张 245 千字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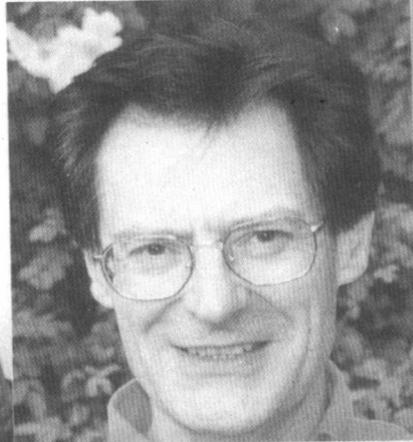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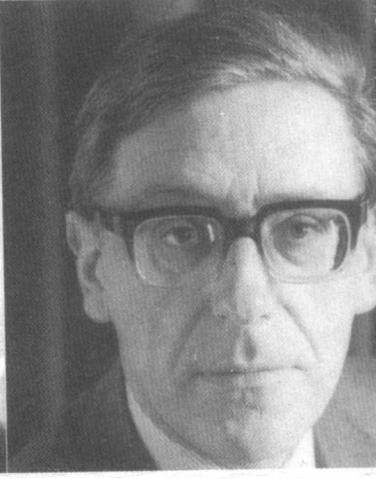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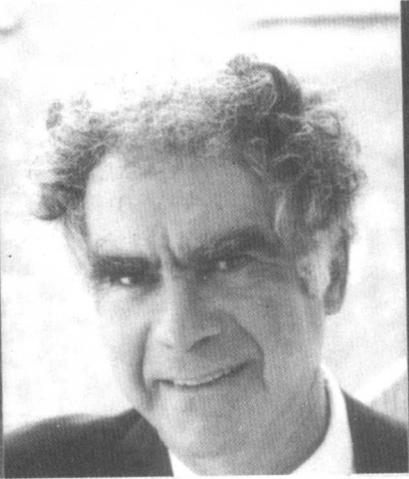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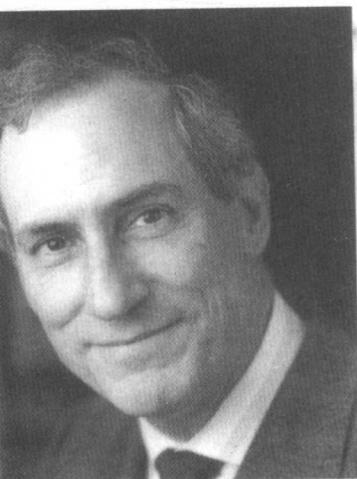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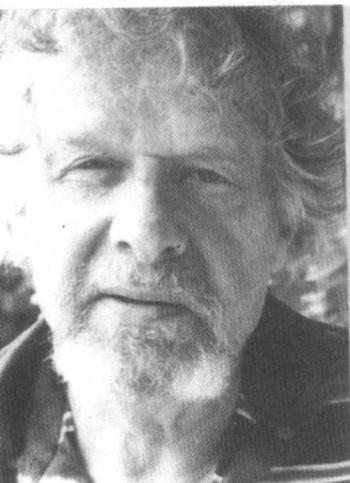
定 价: 28.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杰克·古迪

丹尼尔·罗什

阿萨·布里格斯

罗伯特·达恩顿

卡罗·金兹堡

凯斯·托马斯

纳塔莉·泽蒙·戴维斯

昆廷·斯金纳

彼得·伯克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 编辑委员会

### 主 编

耶尔恩·吕森 (Järn Rüsen, 德国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

张文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副主编

陈 新 (复旦大学历史系)

史蒂芬·约丹 (Stefan Jordan, 德国巴伐利亚科学协会历史委员会)

彭 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

### 编 委

何兆武 (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家和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涂纪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系)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美国斯坦福大学)

纳塔莉·戴维斯 (Natalie Z. Davis,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索林·安托希 (Sorin Antohi, 匈牙利中欧大学)

克里斯·洛伦茨 (Chris Lorenz,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于尔根·施特劳布 (Jürgen Straub, 德国开姆尼斯技术大学)

卢萨·帕塞里尼 (Luisa Passerini, 意大利都灵大学)

埃斯特范欧·R.马丁斯 (Estevao de Rezende Martins, 巴西巴西利亚大学)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尔 (Jürgen Osterhammel,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

#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 序一

在跨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当下,如影相随的是,我们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紧迫要求,即必须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及特殊性。由中外学者携手组织的这套丛书,将致力于把西方有关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话语带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园地。

历史论题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在归属感和差异的宽泛视界中来看待“世界诸文明”,人们才能够谈及“文化认同”。历史学家们的专业学术工作往往涉及到并依赖于认同形成的文化过程。由于这种牵涉,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政治都在他们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不管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仅仅只是作为资政的工具,还是因其方法的合理性而有着特别功能,这都已经是公开的问题。

关于历史思维的学术地位的许多讨论,还有它对“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的执著,都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思维之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思维获得了学术学科或者说“科学”(Wissenschaft,采该词更宽泛的意义)的形式。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其自尊就在于,它声称与非专业历史学相比有着更高层次的有效性。一般用的词就是“客观性”。与这种对客观性的执著相反,许多重要论述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这牵涉到他们与各自国家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例如,后现代主义极力否认客观性这种主张,并且指出,尽管历史研究有其方法的合理性,而在历

史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语言假定和文化意义标准等等，历史的解释却对它们有一种根本的依赖。

在意识到了记忆的作用，并且意识到了非专业性因素在异彩纷呈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表现过去的作用之后，发生在历史学内外的、有关历史思想以及它作为学术学科的形式的讨论，就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主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这样一种更迭是否会造成足够重要的后果，影响到历史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角色，这一点还悬而未决。只要记忆与“实际发生的”经验相关，历史就仍然是对集体记忆中这种经验因素的一种言说。

在反思历史思想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工作时，这种视界的扩展因为如下事实而获得了额外的扩大和深化，即：人们为了理解现在、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方式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没有这样的洞见，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历史。既然认同关系到与他者的差异，而历史是呈现、反思和交流这种差异的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必然一直处在对付这种差异的张力之中。“文明的冲突”便是一个口号，它标明，通过回忆和历史形成的认同中存在着紧张因素。

既然认同不只是界定和奋斗的事情，它同时还是理解和认知，为此，这双重因素在历史话语中都必须主题化。每一种认同都因识别出他者而存在，而各种认同或认同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张力以至于斗争或冲突，都不得不被理解为一种认知的要求。是什么使得他者出现差异呢？对此不理解，认知就不可能实现。这样，就必须了解他者的差异中那些强有力的文化要素和过程。

进而，若缺少贯穿这种差异的可理解性原则，认知也不可能。就学术性话语的层面而言，在将历史认同主题化，使之成为差异的一个事例时，这些普遍的要素和维度与专业性历史思维的话语特征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这就是本丛书的出发点,它想把西方世界人们理解、讨论、扩展、批判和利用历史的途径告诉汉语世界。

这套丛书可谓雄心勃勃,它试图展现西方历史话语的整个领域。在思考历史的西方人眼中,西方历史思想是什么?谁的观点成了有影响的观点?想象一种单一的西方历史思想类型,并以之与非西方的中国人或印度人的历史思想相比对,这相当容易。但更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西方并没有这样一种类型,即单一的“观念”、“概念”或者“根本”。相反,我们找到了一种话语,它呈现出各种不同概念、观点和实际作用之间错综分合的交流。这套丛书便展现了这种多样性和话语特征,当然,非西方世界也会有类似情形。

本丛书分为作者论著和主题文集两类出版。第一类选取该作者对历史话语而言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品,第二类则选取历史话语中的一些中心主题。每一卷都有介绍该作者或主题的导论、文本注释和文献目录。

本丛书期待对历史学领域中在新的层次上并且是高质量的跨文化交流有所贡献。抱着这种呈现更广泛的意见、立场、论证、争执的雄心壮志,它希望成为跨文化交流中类似研究的范例,使不同文化彼此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领域内,就一种对文化差异彼此了解的新文化来说,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耶尔恩·吕森

2006年5月于德国埃森

## 序二

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思想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源。历史的观念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演绎，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还随着思想家们不断的思考、表现而获得扩充。

我们往往通过书本了解思想家们对历史的看法，但对于读者自身而言，我们却不能只是从书本中去理解历史。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中，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经历将成为历史，而是指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从历史中获取意义，获取人生在某个时刻具有的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这是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所追求的。但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可遗传的或可积累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发展它。思想家们对过去的理解与认识、对历史这个观念的思考，以及对与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探询，这些都只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这块荒原提供各式各样的工具，却不提供秋收的果实。

系统地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作品，一直是 20 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者的梦想。这个梦想曾经深藏在何兆武先生年青的头脑中，此后，他身体力行，译著丰卓，为拓展国人的历史思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今，跨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国内学术事业的繁荣，使得这一梦想更有可能变为现实。

本丛书有幸得到了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教授的大力支持。吕森教授认为，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利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现存诸种文化可以包含在其中，但它们了解彼此的差异，尊重彼此的习惯；平等交流使得我们可以跨越文化鸿沟，同时拓宽我们理解历史的文化限度。这也是中方编辑者的初衷之一。这样，中德双方组织者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从丛书框架、选题的设计，到约请编译

者,乃至沟通版权,一项项艰巨的任务在数年来持续不断的交流与努力中逐渐得到落实。

丛书编者有着极大的雄心,希望以数十年的努力,将西方 18 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重要文献渐次翻译,奉献给汉语世界。如果可能,这套丛书还将涉及非西方世界史学思想的文献。

显然,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跨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一项民间的学术事业,在此,我们要对所有帮助这套丛书出版的编者、译者、出版者表示感谢。愿这样的努力,也能够得到读者的关注、批评与认可。

张文杰 陈新

2006 年 5 月

纪念 João Eduardo Rodrigues Villalobos 教授

一个睿智的教师、思想家和对话者

# 致 谢

我万分感激我所访谈的每一位史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纳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凯斯·托马斯（Keith Thomas）、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彼得·伯克（Peter Burke）、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卡罗·金兹堡（Carlo Ginzburg）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没有他们接待我时所怀有的同情和慷慨，本书的写作就不会是这样一个丰富心灵而报偿颇厚的经历。

我对克里斯托弗·特赖布也无比感激，他将导言、每一次访谈的引言和对丹尼尔·罗什访谈的原文从葡萄牙语翻译过来。

# 导　言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一位喜欢在他的作品中安插一个提问者,以帮助他以一种不那么正式的、直接的和个性化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思想的作家,曾经借他“想象中的访谈者”之口说过如下的话:“读者不大高兴……这是我的错;我本该对你有更好的提问。如你所说,你的思想在你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访谈者的任务就是要闯入你的隐私;那就是要让你谈一些你自己不会去涉及的事情。”<sup>①</sup>

我在进行这些访谈时的目标部分地就正是如此:让在这些书页里聚集到一起的史学家们中的每一个都能流露出一些东西,而那是阅读他们的著作所看不到或者不会这么清楚地看到的;激励他们将在他们的著作中往往是隐而不显的或者是假定的、并且因此相对而言读者不大能够接触到的东西,明确地表述出来。正如“访谈(interview)”一词本身所表示的——它来源于古法语中的entrevoir一词,意思是瞥视、短暂的或突然的观看,或者是模糊的认识和理解——这是一种以某种非正式性的约定俗成为基础的流动不居的文体,造就出来的是相对而言结构散乱而不成系统的终端产品。因而,与完备的、前后一贯的学术论文适成对照,访谈可以看作是某种多少介于思想和严整的写作之间的文体,某种能够捕捉运动中的观念的文体,并且因此应该将它视作更加结构谨严的文本的补充物而非替代品。访谈给读者提供的是一系列的快照,

---

<sup>①</sup> 《想象的访谈》(*Interviews imaginaires*, Yverdon and Lausanne, Editions du Haut-Pays, 1943),第31页。

是各个历史学家在某个特定场合或者甚至是在某个特定时刻的所思所想的图景。

将享有国际盛誉的史学家们在一本书中聚集到一起来非正式地谈谈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著作,这样的念头出自偶然。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一部著作的葡萄牙文译本出版之时,他正暂住在牛津,圣保罗一家报纸的文化副刊让我去采访他,访谈并不一定集中在他那本被翻译的著作上,而是要讨论若干更加广泛的问题。那份材料中的一部分一经刊行,我的许多同事、学生和朋友都建议说,对其他历史学家的类似访谈,不仅有益于那些对他们的著作已有所了解并期望更进一步探骊得珠的人们,并且对那些对历史事物只有朦胧兴趣的更加广大也更加纷繁复杂的受众也会有所裨益。

本书所汇集的这些学者之所以被入选,是因为他们被自己的同行公认为他们各自领域的权威,同时也因为他们在所谓的“新史学”(New History)中所占有的显赫地位。他们全都是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领域——新史学的革新中最为显著的领域——卓尔不群、富于创新精神并且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他们可说是发布“权威话语”的人,并被认为在他们各自所专长的领域订立了标准。即便是作为人类学家而更加知名的杰克·古迪,也被视作是新史学主要人物中的一员,并因为他的才智和胆略而受到尊敬。换句话说,这里所访谈的九位史学家不仅仅是原创性的——所有优秀的历史学家理所当然都是原创性的——而且在他们的风格和思想取径上都尤其有所创新。话虽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按照此种标准,还有许多其他的史学家可以入选。

给他们提的问题并非总是一样的,因为我的意图就是要显露出这些史学家身上某些个性化的东西,让他们有机会表达出严格的学术文本所必定要普遍压制的那些思想和情感来。问题都是为每个人量身定做的,一般而言旨在让回答者谈论他们的生活所选

取的方向，他们的思想选择，他们的著作对于学界内外所具有的蕴涵，以及他们对当今思想潮流和运动的反应。这些问题照例都没有事先发给过受访者，除非他们提出要求，而那样的情形只发生过一次。可以想见，倘若我采取的办法是对他们所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那么，他们对历史主题和方法的共识和分歧之处将会体现得更加鲜明；目前的办法是对这样一些目标——自发性、灵动性以及对他们各自个性的尊重——的折衷。无论如何，我们可以饶有兴趣地观察到，与受访者们的共识和分歧之处相关的是，某些显要的人名如何被反复提及——那或者是对他们自身的专业发展、或者是对一般而论的历史学家而言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别的一些人名却没有露面。虽然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自动地提及马克·布洛赫和雅各布·布克哈特，却只有昆廷·斯金纳提及托马斯·库恩，只有卡罗·金兹堡提及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奥尔巴赫和雅各布森，并且唯有斯金纳才将福柯描述成对于历史学家的训练而言很重要的人物。

对于历史编纂学普遍问题的反思，往往自发地出现在这些历史学家谈论他们自己研究的时候，并且人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彼此是在相互探讨这些问题。然而，当这样的情形没有顺其自然地出现的时候，我就会试着采用稍微逊色一些的办法，那就是试图推动他们向着这个主题走，并且甚而在有的时候引入某种对话的因素，那不仅是他们和我自己之间的，也是这些受访者自身之间的对话。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力图不仅将我们之间的对话引入“预制”的问题，而且也引入由他们的某一位同行所提出的更加普遍的主题，那取决于他们所能排开的时间，以及他们是否乐意来反思这样一些话题，比如说，心态史、微观史、自下而上的历史、比较史学、妇女史、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相关性等等。

所有访谈都是我亲身进行的，并且有两次——凯斯·托马斯和丹尼尔·罗什——我的丈夫彼得·伯克也参与进来，他也是我所访

谈的史学家中的一位。我必须承认，我的好奇心并没有限于受访者的  
思想方面：还另有一个更加凡俗的方面。研究时尚的史学家、  
“衣着文化”的专家丹尼尔·罗什穿的会是什么呢？布里格斯勋爵  
和凯斯爵士的头衔会使得他们与其他常人的表现有所不同吗？在  
罗伯特·达恩顿——他本人在做《纽约时报》的记者时就是一名出  
色的访谈人——的面前扮演记者会有多么困难？

史学家们给出的对单个问题的回答以及九个访谈本身的篇幅  
长短不一。这样一些差异大都缘于他们所能给出的谈话时间和他  
们各自的个性，那当然也就决定了对话的调子有着何种程度上的  
个性化和亲切感。他们中的几位，包括杰克·古迪、昆廷·斯金纳和  
(出于显而易见的缘由)彼得·伯克与我数次晤面，加起来谈到了八  
个小时；别的人，如阿萨·布里格斯，我只见到了两次，加起来谈了  
不超过两个小时。在剑桥，杰克·古迪开朗随和的个性与昆廷·斯  
金纳的审慎严谨和有节制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凯斯·托马  
斯在牛津的小心和精致的反讽，与卡罗·金兹堡在博洛尼亚的热情  
洋溢和甚至有些鲁莽的生气活力正好相反，仿佛他们的言谈是特  
地要来展示和对比拉丁与不列颠的性情一样。罗伯特·达恩顿轻  
松活泼的谈话经常被他独具特色的笑声所打断，他是最愿意谈论  
自己家庭生活的人之一，在这方面只有他在普林斯顿的朋友和同  
事纳塔莉·泽蒙·戴维斯能胜过他。作为唯一被访谈的女性，纳塔  
莉·戴维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在谈论自己研究时的温馨和  
她即便是在谈论纯粹学术性的事情时表达自身情感的天赋——那  
也许是一种重要的女性的特质。阿萨·布里格斯总是来去匆匆，  
他的回答似乎早已准备好了从舌尖吐出，他同时也是受访者中最直  
接、最少个人色彩的一位。在这方面他与丹尼尔·罗什颇为相  
像，后者以其平和、安详而又不动声色的语调，令自己显得惊人地、  
不合情理地谦逊。丹尼尔·罗什新近刚刚入选声誉卓著的法兰  
西学院——这是一个国际知名的机构，建立于 16 世纪，近年来吸